

罗卡角，  
在海开始的地方

□黄正平

葡萄牙A6公路。眼前的建筑一下子变了风格，几乎全成了与西班牙南部相同的吉普赛民风的白墙红屋顶。葡萄牙境内两百公里路，一路上先阴后雨又起雾，很少见到相向的车辆，车窗外满是绿草、绿树。地处丘陵地带，车子一会儿上坡，一会儿下坡。2.5个小时后抵达葡萄牙首都里斯本时，又阳光灿烂了。

一进市区，我们就见到著名的萨拉查大桥，又名“四二五大桥”，高高耸立的巨型雕像，在阳光里、蓝天下，显得分外醒目。从桥上转下来，河畔的贝伦塔出现在我们眼前。这座16世纪初建成的石塔，作为城堡扼守在大西洋入海口。连地下共有六层，《走遍全球·欧洲》一书介绍，据说第三层是王室的起居室，第二层是炮台，而一层是水牢。沿着逼仄、旋转的石级，一级级、一层层地登塔，只见河水向西经久不息，流向了大西洋，四二五大桥横跨在宽阔的河上，雄伟壮观。

再向西不远的河口，是1960年为纪念大航海时代著名的亨利王子航海500周年而建造的纪念碑，以帆船为主题，高52米，再现了在大海上乘风破浪的雄壮场面。在广场中央用大理石建造的世界地图上，发现世界各地的年代都记录在上面。

行程表上并没有罗卡角。我询问高先生罗卡角的情况，他爽快地说正准备带我们去，罗卡角很值得一看。没有入住酒店，吃过中饭我们又出发了。

里斯本，被称为“七丘之城”，是欧洲大陆最西端的城市，山路崎岖，

路边不时掠过一幢幢白墙红屋顶的房子。又过了一大片白色房子，山路上再优美地转几个弯，我们就到了山顶。罗卡角赫然在目，伟岸地展露在我们面前。这就是欧洲大陆的极点了！难怪葡萄牙被称作“欧洲之角”。

赶紧下车。阵阵海风中，4个皮肤黝黑的姑娘——当地的服务员笑容满面，我们和她们热情地打招呼。走过一段开满鲜花的曲径，就是罗卡角了。风更大了，向西眺望，蔚蓝色的海水看上去很宁静、平和，而流到岸边的礁石上却拍打起纯白的浪花。纪念碑上，镌刻着葡萄牙国徽，标明了此地的经纬度。

“地的终点，海开始的地方。”这句流传世界各地的葡萄牙诗人卡蒙斯的诗句，清晰地回响在我的耳畔。不过，此诗也有译成“地止于斯，海始于斯”的。这就是海开始的地方，就是从横渡大西洋寻找新大陆的冒险家们梦想的出发点。蓝天下，我一个人迎着海风向西眺望，把思绪一下子推向了几百年前。

下山后，我们又驱车前往被拜伦称为伊甸园的辛特拉市。这个古老而美丽的城市，也在里斯本的西北方向，象征葡萄牙黄金时代的王宫正在此地。而且，山顶上还有被称为佩纳宫的夏宫。随后，我入住四星酒店“Lutecia”，感受着辛特拉市新城美丽、宁静的夜色，写下值得记忆的2007年5月4日一天的行踪——在大西洋的东岸，欧洲大陆的“天涯海角”留下我的足迹，在海开始的地方目睹了大海的伟大、恢宏，相信这里会升腾起多少希望的梦想。

## 永远的故乡

□柳再义

如果走出这一段泥泞  
我想回湖北故土

在那里还有一块土地  
有我的父老乡亲

我在田埂边栽种豌豆  
在河里养些鱼虾

夏天就睡在竹床乘凉  
冬天要关好门窗

我用毛笔帮人写春联  
教学生解答题目

也愿意替乡民去放牛  
想起童年的事情  
我跑腿给老人送邮件  
看他们满脸笑意

我本来就是这里的人  
讲一口潜江土语

很多人我都不认识了  
很多人都是新的

但是水土还是原来的  
乡音也没有改变

相逢又何必曾相识呢  
只要我们不分离

## 梅 雨 (外一首)

□侯求学

知道你你要来  
我早就腾干了河湖渠沟  
别怨树叶不展 青草不长  
那是久不见你的悲伤

知道你你要来  
多少人家晒干了棉被 洗净了水缸  
就想在即将到来的日子里贮满清凉  
还有你走后对你的思念

湿而沉闷的鸟鸣  
似乎有对你的不满  
却没有你的滋润  
聒噪的嘶鸣将会擦燃森林

催着麦子入仓  
又催绿了满野的稻秧  
靠天吃饭的人儿  
将感恩的泪滴和你一起洒入秧田

知道你你会离去  
带走潮湿也带走清凉  
人总是这样喜新厌旧  
不过也好，总还有个念想

你走后世界还是这样  
碧绿和枯黄轮流登场  
不断地换着新装  
永存的却是生生不息的希望

梦

一个不太清晰的梦  
昏暗的灯光下  
母亲的纺棉车  
依稀听到纺车的浅唱低吟  
还有映在墙上母亲的身影

那种静是真静  
而那声音却如天籁般纯洁  
如今耳内不分日夜的机器轰鸣  
尘世纷争  
实在让我无法安神

于是幼稚地希望下雨  
下雨天可以休息  
下雨天喧嚣也能消停  
迷迷糊糊地重新入梦  
带着甜甜的清静

树多了鸟多  
鸟多也烦人  
惺惺地叫嚷  
既没有那昏暗的油灯  
也没有母亲纺棉的身影

一个不太清晰的梦  
一个渐渐远去了的身影

## 梅 雨

小容摄



## 梅雨纷纷 (三首)

□钱海兵

(一)  
泱泱大江去  
冥冥细雨天上来  
梅黄把鱼捕

(二)  
骤雨连夜坠  
急急追风打荷叶  
玉盘缀珍珠

(三)  
梅雨打修竹  
绿叶沐浴愈滴翠  
写词七八句



## 挑 草

□文龙



文龙，文学爱好者，  
阅读悦己，写作悦人，以  
文会友。

如皋西乡人习惯上把打猪草叫“挑草”。三四十年前，挑草是我们这群60后、70后必做的功课之一。那时候上完课，从学校蹦蹦跳跳，一路嘻嘻哈哈回到家，第一桩事件就是拎起竹篮子，拿着小锹或镰刀去挑草。

在那个物质普遍匮乏的年代里，西乡人几乎家家户户都养猪，少则一二头，多则七八头。别小看

这些猪，它可是全家一年到头的储钱罐，是全家老少一年的希望。家里养的猪，除了刷锅洗碗的稀汤寡水，再加上一瓢米糠、麸皮外，可别指望有粮食和饲料来喂养它。

于是，我们放学后就有了挑草的“特殊作业”。一回家，我们就习惯性地拿上草篮子和镰刀或小锹就往野地里飞去。刹那间，房前屋后、田间地头便到处是三三两两的穿着五颜六色的小孩，伴着话声、歌声、笑声，热闹非凡。那些适合猪吃的马齿苋、苦菜、荠菜等，很快就成了大家的战利品。小河水飘着的水葫芦、浮萍也常常是我们的篮中物。近地方的猪草打完了，我们就利用星期天、寒暑假结伴跑到更远的地方去挑草。

西乡是如靖泰三县交界的地方，我们可选择去的地方就比较多。我们常去的地方是临近的靖江地界，那里的草多而青，路虽然远点，但去了就会收获满满。我们也去过泰兴的地界，那里的草就不上靖江的。

到远地方去挑草，我们自由活动的空间就比较大了。我们喜欢在三四月份麦子即将成熟的季节去挑

草。田埂上少男少女们奔来走去，你呼我喊，为绿油油的旷野增添了无限生机。我们特别喜欢在七八月份出行，那时间除了青草特别旺以外，也是瓜果成熟的季节，如果碰巧看到哪块地里长势喜人的西瓜、黄瓜，那我们几个小子的心里就美开花了，歪主意也就随时蹦出了脑瓜子……

竹篮里的草挑满了，我们也会玩一些游戏。文静的会用石子摆开战场下五子棋，好动的会用废纸叠成小四方玩摔炮；女孩们会玩抓老虎、躲猫猫等游戏；调皮的小子甚至扯下裤子，撒上一泡尿，和上一团泥巴，使劲揉巴起来，玩起了“垒长城”。我们在广袤的田野里尽情撒欢，肆意地挥霍着我们的年少青春……

“穷不丢猪，富不丢书。”现如今，西乡人的生活逐渐富裕了，日子好过了。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世界，挑草俨然已成为我们这代人贫穷酸苦童年的一丝快乐的回忆了！



如皋如歌 悦读阅美



日读一小时  
月读一本书  
年年有进步

读书看报、网上浏览、  
电子阅读、上学习强国、  
听书、听广播都是阅读。